

许昂
—
著

By Xu Ang ■

惊蛰

The Waking of Worms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许昂——著

Ang



The Waking of Worm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惊蛰 / 许昂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54-8080-4

I. ①惊… II. ①许…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974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胡 璇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王莉慧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2531 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万丈高楼平地起 可我要回到 山水间去

致莉慧和东亮
世间独独爱此二人耳

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代自序）

我很怕死。

乔治娜正相反。

约莫一年前的八月，她对我说，她一点儿都不害怕死亡，如果有谁要取她的命，她就张开胸膛：“要拿就拿走吧。”那当口我眼睛盯着桌上的小菜，心里却怦怦怦怦跳了好久。

她跟我一般大，天津人，在波基普西上学，曾经的志向是做一名伟大的建筑师。不过瓦萨学院没有建筑系，她只好改行学音乐。去年暑假她试图向我兜售一本王小波的书，今年暑假我们一直没再联系过。可我觉得她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不行。

因为真正的艺术家都不怕死。

真正的艺术家们勇于将艺术凌驾于躯干之上，在冥冥中探求未知的可能性。而死亡是其中最极致的可能，遇见便笑脸相迎，哪有躲的份儿。盖棺定论的时候，啪的一下被众人贴上一个大家的标签，便是成了。

不过这标签最好是别人来贴，若是自行自诩，免不了自卖自夸的嫌疑。道理其实很简单，我可以说我是写字的，却万不能说我是作家；你可以说自己是画画的，不能讲自己是画家；她可以说她唱歌弹琴，却不能说自己是音乐家。

所以我想这辈子就算我写了再多字，也不会自称作家，除非等我死了。可我从不念身后事，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当是能写就写，名头全交由别人评说。不求做一名云端游行的艺术家，而是做一个田地里挥汗如雨的农人，闲时跟蝴蝶和蜜蜂说一说话，优哉游哉，雅俗共赏。

二〇一四年八月我没有再见乔治娜，倒是写了不少诗，吵了不少架。其实诗也没写多少，不过是给诗集收收尾。吵架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尽管风平浪静时我是他们口中的好女儿，他们也是我眼里的好父母，争吵的时候却彼此说许多刻薄而伤人的气话，哪怕四十分钟后就又都觉得那些话毫无道理和意义。我其实非常确信我深爱着他们，他们也深爱着我，可是他们时常觉得我吃得太多。

归根结底是我的意志过于薄弱。不吵的时候，我清楚地知晓我有多擅长食用垃圾食品和多热爱观看无聊的电视节

目。每隔三个月我就会在日记里大彻大悟一次：原来我的痛苦和不堪都来自于我的臃肿和不努力。

但偏偏我清醒的时刻少，浑噩的时候多。浑噩时我不是捧着电脑就是捧着薯片袋子，清醒时我能写上几首诗。其实这个集子里有不少首诗是写给我爸的，他还胡乱和了一首附在其中并洋洋自得。我想我对他的爱是一种诗化的感怀至深的爱，只能在诗句里讲出来。在生活里我极怯于当面表达感情，一般什么都不讲。

但我爱我妈的方式不是写诗，是和她吵架，是拍着胸脯保证我下学期一定会好好学习，是一边跟她分享我的薯片一边肆无忌惮地讲身边小男生们的坏话，我觉得她像一个小孩儿。

中学同学雷波顿在跟我一块儿喝苦瓜瘦肉汤的时候说，这两种爱简直是高下立见，一种是精神的愛，一种是物质的爱。他英文名叫雷，波顿是他初中最爱的青春歌舞电影男主角的姓，因而他管自己叫雷波顿。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在康奈尔和光华里选择了光华，喜欢木心，能背下初中每次大考年级第一的名字。

我说，你简直是大错特错。

对我而言，要是有什么能打败诗，估计只有生活。

每个小孩在不长不短的童年岁月里，都会被陌生或熟悉的大人们问起是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每个小孩都机智且圆融地回答说都喜欢。我不例外，但不是出于机智或圆融，哪怕当年我自认是个十分机智、有点儿圆融的小孩儿。

我是真不知道，也觉得不需要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两种爱我都特别需要。我需要在冷风吹进脖颈的时候写一首悲伤的诗，也需要在乏味的伊萨卡油腻的中餐馆里想念我妈的手艺。她做饭很好吃，尽管这几年来精力大不如前，总是偷懒煮她二姐也就是我二姨包的饺子蒙混过关。但其实我也没的抱怨，饺子挺好吃的，韭菜虾仁馅儿的尤其好吃。

真是没辙。

北京的夏天特别爱下雨，而我特别爱雨天，当然前提是我在屋里头，没有淋得一身湿漉漉脏兮兮。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窗外轰隆隆地下着暴雨，我侧耳听着滚滚雷声，意识到也只能这样了。不管我们吵与不吵，体谅不体谅，好不好说话，我只会越来越远，聚少离多。我可以赌咒发誓一生都不再吃薯片都不再看肥皂剧，但我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相交最甚的年月已经过去了，还能有多少缘分，我们说

的都不算了。

也只能这样了。

九月我回了学校，依然没戒掉薯片，依然非常推崇村上春树。如果别人想跟我聊文学，我一定会大谈特谈《挪威的森林》，再捎带几句卡尔维诺，也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卡尔维诺的小说我都读得一知半解，因为见识过于浅薄，总也琢磨不透书中的隐喻。同时我又是一个拒绝借助前人解读的不求甚解的读者，因而并不着急，想着许是再过十年就懂了。不过我的朋友们都不读卡尔维诺，也不怎么读村上，所以我平时总没有机会与人讲我最喜欢的东西。

好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门亚洲文学与影视主题的写作课。我瞧见课程介绍里“挪威的森林”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义无反顾把它排在我写作课的第一志愿，却没有抢到。开学前守着电脑，费尽周章才挤了进去。可惜这门课有一半的内容是日本动漫，我一点儿兴趣都提不起来。可是班上其他美国同学全是冲着动画片去的。

写作课老师萨莉是美籍华人，诗歌硕士刚毕业，四肢极细瘦，说话不是很利索。一整个学期里我们唯一一次顺畅的交流

是在一个叫宙斯殿的咖啡厅里，我向她表达了我对《挪威的森林》的热爱，我说主人公渡边的每句独白都像是我的心里话。她说她十九岁的时候也是那么想的。迄今为止，她是唯一一个同我有如此共鸣的人。

我高中有一位同学李生，是优秀的代名词。高二学生会竞选学生会主席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与他平票，虽然最后他当上了主席，我当时当着几百位与会代表哭出了声，但现在不是特别在意了。不过那天可能是我与所谓优秀与进取距离最近的一天，从那之后我就越走越远，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年半载，草草申请了七所常春藤学校，收了六封拒信，进了康奈尔。与此同时，李生的英语考试几乎都考了满分，去了哈佛。二〇一四年寒假我请几位高中同窗来家里吃饭，他在我的书架上看到了许多如何上哈佛云云的书，我觉得有点尴尬。书是我妈买的，她曾经很真诚地希望我能上哈佛。我曾经也很真诚地希望我能上哈佛，我也曾经志在必得地要当学生会主席，信誓旦旦地说 SAT 会考满分，但是现在的我走上了一条奇怪的路。在年三十的早上翘课看春晚直播，在每一个周六雷打不动地一睡不醒，吃着一袋又一袋烤肉味薯片，在写不出论文的时候写一首诗，在房间里大声唱歌，每学期去七次

健身房，交了一群同样不是特别进取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吃薯片。

二〇一四年夏天我再见李生的时候，他说了几句《挪威的森林》的坏话。我却说我感觉我自己就是渡边，想他所想，看他所看。李生便说那我的精神一定不太正常，因为渡边的精神就不大正常。我觉得他说得非常中肯。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偏离了主流思考的轨道许久了。要是再偏一点，偏到把能抛弃的都抛弃，让那个消极的、迷茫的、怠惰的自我横冲直撞地生活，我就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惜我又贪心又优柔寡断，又想向云端飞，又想沉进深海，最终只能在陆地上化作一摊温墩的水。

我写作课期末论文的题目是《绿子生长，直子死亡——论〈挪威〉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呈示、交战与战果》，立论写得野心勃勃，论证因为拖延而仓促收场，最后成绩还挺好的，但也没那么好。我觉得从绿子和直子两个女孩入手还挺直接的，要是写渡边，我就会写出一篇罗里吧嗦的自传。

十一月我去了纽约，吃了鸟人拉面，在《星夜》前站了十分钟。

或许比十分钟久，又或许没有那么久，总之一拨一拨的观光客来了又走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站着。

每来七个人，有四个人会掏出手机拍照，有三个人会与它合影，有两个人会说“凡·高真是太棒了”，有一个人会说“凡·高也不过如此嘛”；而最终七个人都会匆忙而肃穆地走掉。唯一轻松而快活的是看守《星夜》的黑人大哥，西装革履，谈笑风生。

我手里捧着一个封皮上印着《星夜咖啡馆》的本子，夏天在北京西边一个批发市场买的。粗制滥造，画上英文都是胡乱拼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装模作样地在上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写着表意不清的话。黑人大哥凑过来看，非说《星夜咖啡馆》是他的最爱。但是我俩都忘了原画在哪里展出。

可能是阿姆斯特丹吧，黑人大哥猜测。

我赞同道，可能吧。

然后他友善地询问，你是个艺术家吗？

我想了约莫三秒钟，说，但愿吧。

他笑了，说你在这儿站这么久其实挺好的，能体会到我平时见证着人来人往的感受。

我也笑了，是呀。

然后他接着开心地守卫《星夜》，我接着呆滞地盯着《星夜》。

一边看着星空上的弯月亮，一边琢磨凡·高是怎样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的，想着想着就想通了。原来我内心最汹涌的渴望是做一名正常人。

在我指甲上的酒红色开始剥落之际，我意识到三件事。

我的朋友们人都很好，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喜爱艺术的。

这世上一定有真正喜爱艺术的人存在，可我暂时无法遇见他们。

我当不了艺术家，也不能住在纽约。

十二月我总算把诗集结了，七十三首，一半是大一下学期写的，一半是之后的暑假写的，这个冬天又零零落落补了几首，总算完事儿了。

可是自序拖拖拉拉，挨到新的一年，真是没辙。

许昂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零点十九分

目 录

伊萨卡很冷 北京很热

飞翔	003
笑容	004
四季	006
墨迹	008
英雄	010
舞蹈	012
觉醒	014
星光	016
向日葵	018
童话	020
意识流	022
春田	024
等候	025
到灯塔去	026

错位	027
拼图	028
十九岁	029
十四行	031

爱人

爱人（之一）	035
爱人（之二）	037
爱人（之三）	038
爱人（之四）	039
爱人（之五）	041
爱人（之六）	042
爱人（之七）	043
爱人（之八）	045
爱人（之九）	047
爱人（之十）	049

我的一年有二十三个节气

立春	053
雨水	054
春分	055
清明	056
谷雨	058
立夏	059
小满	061
芒种	062
夏至	063
涂	064
小暑	065
大暑	066
立秋	067
处暑	068
白露	069